

贾平凹／著

喝 酒



陕西旅游出版社

喝酒

贾平凹 /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王巨川

封面设计:孔晓军

责任监制:刘青海

喝 酒

贾平凹/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南县顺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0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2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418—1350—8/I·224

定价:22.00 元

目 录

曳断绳.....	1
帮活.....	6
水	13
清油河上的婚事	21
姚生枝	41
果林里	52
猪场夜话	59
第一堂课	65
春女	72
竹子和含羞草	76
满月儿	91
夏诚与巧姐.....	104
第五十三个.....	116
夏家老太.....	123
南庄回忆.....	135
拜年.....	147
喝酒.....	161
最后一幕.....	169
月.....	185

牧羊人.....	194
丈夫.....	205
雪夜静悄悄.....	215
笛韵.....	222
夏夜“光棍楼”	233
春.....	244
归来.....	250
纺车声声.....	260
童年家事.....	275

曳断绳

“曳断绳”是个人。冬夏，他光着头；穿棉着单，肩上总披个麻袋片。他干活实诚，言语却短，说话有些咬舌，一急，恨不得把喉咙咯出来。按他女人的话说：“说个话，可怜家儿的。”第一次全国农业会议后，队里在西沟打坝，选突击队长时，大伙给他举了拳头。富裕中农老六不乐意，撂凉话：

“啥人啥配法！榆木疙瘩，能雕花？”

话落点，老曳嚅地站起来，两肋憋起两个气包，喉儿骨上下动了动，一咬牙，直通通地吼道：

“能！能成！”

大伙哗哗地给他鼓掌。是嘛，端南正北的老贫农，咋不行？！过了足足四五分钟，他没话了，人们以为完了；可

是他喉儿骨又一上一下紧动了一阵，愣盯着门口。门口坐着他的女人，正给肉疙瘩娃喂奶。

“小水。”他叫着小儿子，叮咛的是儿子妈。“我，成了队长。你，就是队长……家属！往后，不要给我下巴下，支砖！”

他女人却捏了一下小水的屁股：

“蛋，听见了没有？队长的儿子！”

人们都笑了。

笑声中，老曳那紫铜脸上却一派庄重劲。他从肩膀上抓下麻袋片，在手里捏着，捏着，要捏出水似的。

那个麻袋片有用场：下雨了，是雨衣；出汗了，是手巾；拉车了，是垫肩；乏了，累了，打个盹，就地一铺又是个床。打坝开始后，料石要从五里外的石场拉，他们就一人、一驴、一车，日夜破着命干啦。车辕上吊两个东西：左边，是一袋炒面，右边，是一盏马灯。别人一天拉十趟，他，十五趟不够数，算输！

拉车要过一道浅水河，别人来回得脱鞋脱袜，他嫌麻烦，光脚穿双胶鞋，噗咚，噗咚就趟过去了。从小讨饭的脚，没穿过鞋，到现在，五个指头张着，还有裂口病，这一来，口裂得象娃嘴。他女人提着一暖壶温黄蒿水，拿上脸盆儿，找上工地让他烫烫脚，他说：“烫脚？谁拉车？”好象女人说的是笑话。一推推到第二天，第二天又推到第三天，末了，又要推，他女人火了，半路拦住了他的毛驴驹。

“你不要命啦？”女人说：“今日不烫一烫，车就别想走！”

“离心远着哪！嗨……”他跺着脚，看他女人的脸，女人脸紧绷着，每一条皱纹都向他表示：不烫不行！他咧开大嘴笑了。行么！便端起盆子，往鞋壳里一灌：让它慢慢在里头烫去吧！

女人吃了一惊，望着他的背影说：

“我的天神……”

老六过来恶狠狠地说：

“哼，革命还要脚？”

“你知道个屁！”谁要攻击老曳，她可不依！她翘起大拇指和小拇指，“他是这，你是这，呸！”向小拇指上吐了一口。

大坝修起来了，可下了一场特大暴雨，又被冲垮了。

那天下午，突击队没笑声了，炊烟不冒了，一些人拼命抽烟，一些人蒙着被子睡觉。难过呢。老曳来到大坝上，一双暴着青筋的树根手，摸着垮了半截的断坝，突突突地直抖。水冲的是心上的肉呀，他能不伤心？！可他一下子挺起了腰，抓起一块土疙瘩，一咬牙，捏成碎末。“社员看干部哩！”他心里说，咚咚咚地从大坝上跑回来。一路大声地吸着鼻子，一双粗手把麻袋片从肩上抓下来，使劲地拧，使劲地拧，等到住宿棚前，麻袋片成了一根大粗绳。他找着他女人——炊事班长，喊：

“去，割几片肉，取些黄花，把伙食改善改善！”

他又叫住宣传员小王：

“把喇叭开大，拣有劲的片子，放！”

杆梢梢的大喇叭里，传出来的歌儿，又把劲鼓起来了。

他女人才明白了丈夫的用意，在人堆里笑了：

“哟！这鬼……”

吃罢饭，老曳跳上土台，讲话：

“难道咱软了哎？不啊！”两个拳头往上戳着，吼着：

“搞农业，要大干！狗熊，才——爬着走！”

这时候，他女人急急火火跑来了，告诉他，见老六和两个人拉了毛驴车从后坡走了，一路上还嘟囔着：“塌火了，塌火了！爹死娘嫁人，各顾各了。”他一听，火了，撒脚去路上截。

红石坡下，停着一挂车，却没人，车上放着刚抬下来的一扇磨石，显然要拉出去卖。沟里，老六三人还正龇牙咧嘴抬一块磨石；这边，老曳把脖子往辕里一伸，曳绳往后脖子上的肉疙瘩上一套，两只胳膊把车辕杆一夹，只听“咯吱”一声，车拧向了，一吆毛驴，向着坡上曳……。“崩！”地一声，老六的细曳绳断了。做活奸巧的老六，他的曳绳怎么招住老曳拉呢？老曳把断曳绳解下，扔了，系上自己特备的粗曳绳。

老六在山沟里喊：“啊！谁把车拉跑了！”

“谁？榆木疙瘩！”老曳哼哧着说。

老六看见了车辕中间那闪动的麻袋片：

“乖呀，老曳！……三四百斤重哪！”他喊：“哟！你怎么把车拉走了？”

老曳头也没回，答道：

“垫坝！哼，还要拉，拉人哩！”

说完，喷火的眼睛紧盯着老六，意思在逼问：让我看你

还想怎么说？

多可怕的眼珠呀！老六不敢看他，痴在一边了。

“痴啥？还不上工地去！”

老六象沙锅里煮驴头，后脑勺软了。肩上搭了他那半截断戛绳，一步一步走了过来。这时候，前边高坡梁上，脆脆地响了一鞭：

“啪！ 啪啪！”

1975年2月15日午于羊儿沟

帮 活

多次邀请后，德胜要给老七家打院墙去。他，一个出名的墙匠，收拾了墙上什具，便棉袄上刹了腰带，怀里揣了酒瓶；走出门来，手里偌大一个饼子，一口一个月牙，两口一个“山”字。

老七家，老七到镇上打酒割肉去了，没人。泥水匠德贵早在门前砌墙根子。已经砌了一半了，单等墙匠打了墙，再搪泥、苫瓦。

两个匠人，正是一双对手。德胜，黑矮汉子，下边一双榔头疙瘩脚，上边一头端乍刨花发，咋样看，都是个粗莽人。但，瞧他打墙，墙面有一个核桃大个坑，不行！得新补

上，一板一板拍过。谁敢说 he 做事不认真?! 而斯声慢语的德贵，细长个儿，白净脸皮，看起来精明，为人却稀糊，就象他手中的刀，什么泥墙也抹得平。十几年来，德贵总害怕和德胜在一块做活，可总是碰在一搭：墙匠和泥水匠么，笼绊不离笼沿!

当下，德贵又忙着砌起根子来，指着旁边两拉车石头，说：

“来，伙计，先帮我递递石头。”

石头，是老七昨日夜捣弄的。德胜噙了烟袋，便递起来。递着递着，他眉心里拢起了疙瘩，一把拔下嘴上烟袋，“卜卜”，在车帮上磕了；话到嘴边，变成一口唾沫，“呸”地吐了，只把有的石头放在一边。德贵低着头只管砌。他是巧人，把疙疙瘩瘩的石头砌得齐整，把缝缝隙隙里的泥巴抹得光堂；不紧不慢，嘴角里飘出着曲儿；时不时喊着：

“来个长的。”

“来个方的。”

可是，这次手伸出来，并没有石头递来。抬头一看。德胜蹶在一边抽烟去了。

“抽烟也不看个时间?” 德贵说。

回答的，是烟锅一弹：“没石头了!”

德贵指着身边留下的那堆石头：

“留下这生儿子呀?”

德胜一蹦，坐在了石堆上，说：

“这! 不能用!”

“咋?”

“这是队里石头！老七偷搬队地堰的！”

“哈！”德贵说，“说你能，真个隔山看见兔出气！你能让这石头说，是地堰的！河滩的？”

德胜盯着他，腮帮上的筋肉凸两个包，烟锅狠狠在石头上砸着，说：

“你盯！往这盯！”

“噢……”德贵看着石头，全是半边黑，半边白；半边生着绿苔，半边沾着粘土；只有地堰上的石头才是这般模样啊！他一双眼睛惊得叭嗒叭嗒眨了十几下，呆了。“细！细！怪不得有人说你，蚂蚁爬过去都能寻出印！”

一阵无语。知趣的德贵便招呼德胜歇会儿，拿了蒲团，扔给对手；德胜坐不惯，端了个树根疙瘩，蹠在上边。德贵说：

“瞧，老七今日倒厚道！”他抓过一边的酒瓶子。“抿两口，热热肚。”

德胜从怀里掏出自己酒瓶。酒是自家烧的柿子酒。他平素喜欢喝两口壮气，怀里老揣着这个小圆瓶。说话间，启开瓶盖，仰脖一灌，顿时脸色枣红，说：

“喝惯了自家的酒，饮‘白干’吗，上头！”

“你呀，还是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咱来帮活，不白喝他的。”说着，瓶子撅起，一咕嘟，瓶子里泛起泡沫。

“哼！……”德胜鄙夷地瞪了德贵一眼，没吭声。呆会，淡淡道：

“为酒来，八抬轿也请不动！”

“倒不是为酒。哈！谁稀罕这猫尿？！”看德胜那神气，

德贵擦着酒嘴，“咳‘能者多苦’嘛！街坊邻居的，也图个为事人。”

为事老七？德胜打量着这人家：四间瓦房，青砖到顶。原留的门前场地，盖有：猪圈，羊棚，厕所，柴房。剩下的空地，种着蒜苗。再往前，是他家自留地，冬天洋芋才收，还没种别的。

“老七咋这个时候打起院墙？”德胜问。

“咳，他说他家鸡多鸭不少的，打个院墙隔住了，不糟踏自留地的庄稼。”

“哼哼，”德胜在心里骂着：原先前边是队里耕地面积，老七提出要把自留地对调过来，队里没同意，老七把鸡赶着去糟踏庄稼，闹得不行，给对调了，这下就知道庄稼可惜了？！他越想越生气，说：

“这人，浑身的勾勾子，总想挂集体的东西！”

“老七这人……嗨嗨，管他哩，咱又是个干部湿部？咱是匠人，耍的泥刀，把泥合稀，把墙抹光，挣钱不挣钱，落个肚肚圆，得了！”

德胜嘲笑他：

“那不是匠人，那叫人匠！”

德贵正“吱儿”吸酒，喇地红了脸：

“这酒好烈！上脸了！嘿嘿，你这风火鬼，说话也象你打墙，一杵子一个印！”

话到这儿，德胜早过去安好了墙板，装好了土，跳上了板头，提过了杵子。德贵点了火绳，吃了一哨子水烟，只好放下，过去到房角石头堆抱石头，砌墙根，嘴里说：

“你总是急！一哨子烟都吃不及。”

好德胜！撂丢了棉袄，挽起了袖子；二十斤重的石杵子，提起来，胳膊上滚起了黑疙瘩肉；砸下去，起伏的胸脯里，跳出一个“嘿”字来。咚！咚！打得好个凶！德贵看着他，眼红他的好力气，赞叹他不吝啬汗水。才要说句讨乖话，那德胜，杵子提起来，却冷丁停住；一扬手，杵子撂下地；一个猛子跳下来，抄手踱步，竟量起老七的院子来了！量过院内，又量自留地。末了，捡起一个瓦片，在地上算起账来，过会，猛地一站，奔过新打的两板墙前，肩膀扛墙，后腿一蹬，垮！墙倒了。拧头又对德贵喊：

“喂！把那墙根子挖了！”

“你疯了？！”德贵说。

“是你昏了！”德胜说，“你把根子扎到那儿去了？这自留地被占了三分之一！”

“这，是老七划的线。”德贵说，“自留地还不是人家的？”

“谁家的？”德胜热血涌脸，炭红。“自留地也是队里的，随时可以调整。这院墙一打，墙内就属于他了！”

德贵不敢和他再执撞下去，却笑嘻嘻地过来，按着德胜坐下说：

“瞧你，倒要吃我？”

“哼！我说他硬要调自留地哩，原来为的这一着呀！”德胜气得坐不住，急得一嘴角白沫。

“事情你看透了，我有句话要给你说哩。”

“啥事？”

“不说吧，我心里觉得过不去；说吧，又怕你性急。”

“啥事你说嘛！”

“我说了，你可千万不要发急。”

“到底是啥事吗？”

“老七划根子线时，我在跟前。他说把自留地占些，打了院墙，二十年、三十年，都是私人的，不怕日后有个变化，反正院内照样种庄稼。……要我给他守口如瓶。”

“嘞！”德胜从怀里掏出酒瓶，石角上叩掉盖，仰头一灌，汗油脸越发彤红，话和唾沫星一块喷了出来：

“那不行！这是侵犯集体利益！这是干歪门邪道？好贼！”

德贵忙扭头一溜儿，再没旁人，说：

“哎呀呀，我就怕你急，果然就急了！”

“不急？凭你这蔫样子，社会主义集体叫人家拧丸子吃啦！”

德胜站起来，一脚踹倒扎墙根的挂线棍，线棍没有断，双脚蹦达过去乱踩，还没有断，火了，抱起一个石头砸下去，线棍折断三截。接着，扬起一双榔头疙瘩脚，唏哩哗啦，蹬垮了一段墙根子。德贵看得牙根子发酸，说：

“你是要踢我的酒盅子？”

德胜说：

“踢了你的酒盅子，保集体的饭碗子！”

德贵噎得没话说，过了一会，又走过来，轻声软气地说：

“我的好老哥哩，我也知道老七不对，可这，人家给咱

打酒割肉去了，咋冷人家的热脸子？咱是在帮活呀！”

“帮活？”德胜说，“先要帮人哩！咱是公社社员，眼看着有人在公社墙角掏窟窿，不管？亏人！给！帮个手！”撂过一把镢。

七里八拉，刹时间，挖出墙根子。德贵重新扎根子，德胜重新打土墙。德胜，好手脚！插起杵子，提上打下，震天价响。干得欢了，从怀里又掏出那酒瓶，“嘣，”瓶嘴在杵子把上一磕，飞了。剩下的少半瓶酒，灌下肚，摔了瓶；大手一抹嘴，又是一杵子，咚！

德贵还是忧心忡忡，在一边咕嘟：

“咳，老七回来了，咋交待？人家会说我的不是呀！”

“把心放进肚！”德胜砸着石杵子。“过会儿，咱去找队长，汇报！晚上，建议开社员会，评论！看是谁不是？！有他的，他检讨，有你的，你检讨！”

德贵听了，牙根子都麻了。那话，象杵子砸出来的，落在心上，只是腾腾响。

1976年11月12日夜于烽火村